

当代俄罗斯哲学译丛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认识论与俄罗斯哲学

Эпистемология и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普鲁日宁
(俄罗斯) 谢德琳娜 著
张百春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代俄罗斯哲学译丛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认识论与俄罗斯哲学

Эпистемология и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普鲁日宁
(俄罗斯) 谢德琳娜 著

张百春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识论与俄罗斯哲学/(俄罗斯)普鲁日宁,(俄罗斯)谢德琳娜著;张百春译.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7.6

(当代俄罗斯哲学译丛)

ISBN 978-7-5664-1305-5

I. ①认… II. ①普… ②谢… ③张… III. ①认识论—研究—俄罗斯 IV. ①B017②B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4563 号

认识论与俄罗斯哲学

普鲁日宁,谢德琳娜 著
张百春 译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徽省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30mm×184mm
印 张: 5.625
字 数: 10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ISBN 978-7-5664-1305-5

策划编辑: 饶 涛 张 锐
责任编辑: 李 君
责任印制: 陈 如

装帧设计: 李 军
美术编辑: 李 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551-65106311

前 言

这些讲座是我们专门为尊敬的中国朋友们准备的，课程对象包括从事哲学、俄罗斯哲学史以及人文科学研究的朋友。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这些讲座来展示当代俄罗斯哲学最有前景的方向以及俄罗斯哲学家最近几十年在这些方向上取得的成果，并介绍 20 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哲学的文化史经验。

我们的学术兴趣是认识论以及作为完整文化史现象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因此我们展示了俄罗斯哲学、哲学史和人文知识方法论中的主要趋势，这个展示主要是在与西方认识论进行对比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俄罗斯哲学的这个领域里，最近几年我们所关注的核心是与当代科学转型相关的问题：当代科学作为庞大的社会经济子系统，这种转变促使科学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产生实质性改变，同时对科学文化的文化地位和科学共同体思维的认识论风格中因此而发生的变化产生影响。此外，我们还考察了当代俄罗斯哲学方法论研究，并将其与 20 世纪俄罗斯哲学的认识论传统进行对比。我们把重点放在俄罗斯哲学

家施佩特(1879—1937)的创作上,他在现象学、解释学、语言哲学方面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20 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哲学的思想倾向。他的哲学和方法论思想对反思文化史认识论和人文科学方法论领域的当代问题也是现实且重要的。

在我们的讲座中,在讲述俄罗斯哲学、哲学史和人文知识方法论领域的当代趋势时,我们并不局限于认识论问题,还尝试涉及当代俄罗斯哲学和人文知识(心理学、社会哲学、哲学文本翻译等)的其他领域。

在我们的讲座中,人文知识方法论与哲学史彼此呼应,因为普鲁日宁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认识论问题,谢德琳娜依据档案材料研究 20 世纪俄罗斯哲学家们的逻辑方法论经验(她已经编辑出版了 11 卷施佩特的著作,带有注释,并对其著作草稿进行归档重建)。因此,我们认为,这些研究使得我们可以向听者提供关于当代俄罗斯哲学发展趋势的一个完整图景。

同时,我们还利用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在实施一个庞大的当代研究和出版规划“20 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哲学”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普鲁日宁是这套丛书的主编,谢德琳娜是档案方面的编辑)。在我们讲课时(2012 年底),在这个规划框架下,关于 20 世纪初俄罗斯哲学家创作,我们出版了 15 卷。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版了 20 多卷,其中,作者研究的对象是俄罗斯哲学传统在当今思想问题中的应用问题。围绕这个规划的紧张工作还在继续。我们认为,当代

俄罗斯哲学对俄罗斯思想传统的这种研究是其进一步发展的最有前景的方向。

我们希望,这些讲座讲稿的出版可以帮助中国朋友们清楚地认识作为完整文化历史现象的俄罗斯哲学的当代发展趋势。

普鲁日宁

谢德琳娜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20 世纪的俄罗斯哲学：一个大型研究和出版规划 (普鲁日宁)	1
第二章 俄罗斯认识论的主要方向：传统与前景(普鲁日 宁)	28
第三章 科学哲学与科学方法论的现实问题：基础科学与 应用研究(普鲁日宁)	50
第四章 当今的科学和伪科学：区分问题(普鲁日宁)	68
第五章 作为一种思潮和方法的建构主义：问题与前景(普 鲁日宁,谢德琳娜)	84
第六章 俄罗斯认识论传统的特点(谢德琳娜)	100
第七章 俄罗斯哲学家施佩特与人文认识方法论(谢德琳 娜)	117
第八章 时代档案：哲学史研究的现代问题(谢德琳娜)	137
第九章 翻译问题与文化的可比性(谢德琳娜)	154

第一章 20 世纪的俄罗斯哲学：一个大型研究和出版规划

在苏联解体以来的 20 年里，我们的哲学家们越来越坚信，只有在发展的社会里，在动态的社会里，才需要哲学。在僵化的社会里不需要哲学，因为僵化的社会可以没有哲学。历史表明，在不同的时代，有的文化的确绕过了哲学；在几百年或上千年里，有些社会处在僵化状态，对哲学的确没有需求。

哲学的功能是批判和反思，即对现存文化方针进行批判和反思，或者如我们国家所说的，是对文化共相（универсалии культуры）的批判和反思。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希望成为动态的社会，它就会在多大程度上求助于哲学。

当然，批判自身带有一定的破坏性。但是，它也应该包含某种肯定的东西。在哲学里，的确有这样的基础，可以使得哲学的批判具有建设性。这个基础就是哲学内部的继承

性、连续性，哲学有上千年的历史，现代哲学家没有权利脱离这个历史。这是哲学的历史潜力。

哲学要为社会寻找和制定新的思想以及可能的前景。假如哲学不发挥自己的功能，如果社会不需要，也不要求哲学扮演这个角色，那么，在这样的社会里，哲学就会教条化，社会当然也不需要这样的哲学，而且，社会自身早晚也会走向僵化。

苏联时期，高校普遍开设哲学课，所有的哲学课程都可以用一个名称来概括，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然，在苏联晚期，也有人在自己的哲学课上加入大量哲学史的内容，包括当时的一些“现代哲学流派”：科学哲学、存在主义，还有一点社会哲学等。

20 世纪 90 年代，在苏联发生了所谓的改革。1991 年底，苏联解体，这一切似乎是在几天内发生的。但实际上，这是苏联社会长期僵化、停滞的结果。

苏联解体后，社会经济形态发生更替，统一的意识形态被瓦解。这时，有人尝试完全放弃哲学，因为人们不再需要哲学了，至少表面上看是不需要的，因为它无助于人们理解所发生的事情。于是，有些科学活动家提出，不要在高校开设哲学课程。这里指的是苏联教科书里提到的那种哲学，因此，人们对待哲学的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于是，哲学陷入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

我国哲学界最权威杂志《哲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拯救了哲学的这一艰难处境，开始出版 19 世纪和 20 世纪

之交的俄罗斯哲学家们的著作，这些著作不是被禁止了，而是没有出版，没有人研究和介绍。这些著作的出版直接促进了俄罗斯哲学在当代俄罗斯的迅速复兴。俄罗斯哲学很快进入高校哲学课堂。

社会发生了改变，哲学处在全新的社会里。社会需要哲学，但这种哲学应该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苏联时期的哲学。哲学自身要发生改变，要寻找哲学思考的新形式以及发展的新道路。于是，哲学界变得异常活跃，哲学探索更加自由了。在这些探索中，有一个方向值得关注，就是出版系列丛书，即关于俄罗斯哲学家及其思想的书。

如前所述，出版俄罗斯哲学家们的著作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但是，那时主要是出版所谓“被遗忘的哲学家们”的著作，没有注释，没有分析。学术界对我们的工作报以很大期待。起初，我们出版了自由派哲学家的著作，比如别尔嘉耶夫、斯特鲁威等。我们以为，出版这些著作之后，一切都将变得清楚，人们就会明白社会的发展方向，因为哲学能够说出决定性的话语，指引社会前进。然而，现实却让人失望，因为这些哲学家们的著作想要融入当代社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适应社会需要，我们开始出版民族主义的、保守派的著作。在俄罗斯，主要是指斯拉夫派，比如霍米雅科夫、萨马林、伊里因等。我们还出版了大量宗教哲学家的著作。可以说，当时出现一个哲学著作出版的高潮。很多哲学家的著作甚至一版再版，但依然供不应求。

然而，与此同时，人们普遍有个感觉，就是十月革命前

后俄罗斯哲学家们的著作并不能直接回答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尽管社会各界依然支持我们出版哲学方面的著作,但是,我们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开始明白,导致出现问题和问题复杂性的主要原因是:思想的连续性遭到了破坏。哲学思想连续性遭到破坏的表现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实际上完全拒绝了苏联哲学。哲学界的主流是传统俄罗斯哲学和西方哲学,苏联哲学很少有人提及,尽管很多苏联哲学代表依然健在,甚至依然活跃在哲学界。

我们认为,苏联哲学并不仅仅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而且,从时间上说,苏联哲学离我们是最近的。我们与苏联哲学之间出现了人为造成的断裂。于是,我们尝试恢复哲学思想的连续性、继承性。恢复这个中断的尝试就是一个刚刚开始实施的一套大型丛书的出版计划,其名称是“20 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哲学”,根据最初构想,总共将出版 30 多卷。目前看,这个数字还要扩大。

在我们策划这套大型丛书之前,另一套类似的大型丛书的出版工作刚刚结束,其名称是“20 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哲学”。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有一批哲学家,比如列克托尔斯基(В. А. Лекторский)院士、斯焦宾(В. С. Стёпин)院士和古谢因诺夫(А. А. Гусейнов)院士等,几年前开始尝试利用谢德拉维茨基(Щедровицкий)基金会,组织出版“20 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哲学”方面的著作。这是一套丛书,主编是列克托尔斯基院士,目前已经出齐,总计

21 卷。每一卷献给一个苏联哲学家,主要有伊里因科夫(Э. В. Ильенков)、巴季谢夫(Г. С. Батищев)、鲁宾斯坦(С. Л. Рубинштейн)、洛谢夫(А. Ф. Лосев)等。

从丛书主题看,“20 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哲学”实际上就是苏联哲学。的确,每一卷的“主人公”都是苏联哲学家。于是,他们被简单地看作苏联哲学的代表。正因为如此,起初,人们对这套丛书不太理解。丛书的出版甚至遭到了批评。批评者们认为,应该把苏联时期的哲学从俄罗斯哲学史中排出去。更有甚者,提出哲学领域值得研究的东西只有与苏联哲学完全对立的所谓的俄罗斯宗教哲学。但是,当这套丛书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之后,人们逐渐明白了,正是因为这套丛书的出版,我们才有可能按照另外的方式看俄罗斯哲学史。因为我们并没有延续出版哲学家原著的传统,而是精选当代俄罗斯哲学家们对“主人公”们哲学思想的研究,这个研究是在现代背景和语境下进行的。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可以按照另外的方式解释和理解这些哲学家们的著作,使他们和他们的著作变得更加现实。尽管之前他们的著作也出版过,但是,这些著作并没有融入现代语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丛书越来越受到好评,其在学术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对苏联哲学的理解发生了重大改变,已经不再将它仅仅局限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了。

有了“20 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哲学”丛书的成功经验,我们觉得,应该继续这个工作,其必要性是非常明显的。当

然，我们要扩大苏联时期哲学家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苏联时期的哲学家，像 20 世纪初的那些哲学家，他们的著作也应返回到哲学界。和苏联哲学家一样，他们（20 世纪初的哲学家）的著作尽管此前都出版了，但同样也面临如何理解和接受的问题，即这里也有一种中断，思想传承上的中断。对哲学发展而言，思想的中断是可怕的，这是思想的悲剧，是哲学的悲剧。

在俄罗斯哲学的历史上，仅仅在 20 世纪就出现过两次中断，即悲剧。最近一次的中断发生在 1991 年，一直持续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其明显标志就是有人主张彻底放弃苏联哲学，拒绝苏联哲学家们的探索，包括他们的著作，特别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哲学反思。前面提到，大型丛书“20 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哲学”就是为了克服这次断裂而作的成功尝试。另一次中断发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当时有一大批哲学家被驱赶到国外，那些留在俄罗斯的哲学家被剥夺从事哲学研究的权利，有的哲学家甚至被剥夺了生命。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真正地让他们的著作和哲学思想重回哲学界。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也曾有人企图拒绝俄罗斯全部的文化传统，包括普希金这样伟大诗人的著作。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那么，苏联就不会在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因为俄罗斯文化的传统财富是我们民族凝聚力中的重要因素。

抛弃全部苏联哲学尝试的严重后果直到现在才显现出来，我们的哲学变得贫乏了。因此，恢复苏联哲学本来面

目,并挖掘其中有价值的东西,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且极具意义。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坚持延续“20 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哲学”丛书的传统,组织出版大型丛书“20 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哲学”。笔者担任这套丛书的总主编。今年(2012 年)出版了 8 卷:有 7 位哲学家,每人一卷,他们是卡尔萨文(Л. П. Карсавин)、卡鲁泡特金(П. А. Кропоткин)、罗赞诺夫(В. В. Розанов)、斯捷蓬(Ф. А. Степун)、司徒卢威(П. Б. Струве)、弗兰克(С. Л. Франк)和雅科文科(Б. В. Яковенко),还有一卷是《我国哲学(20 世纪上半叶)中的逻辑认识论流派》,包括卡林斯基(М. И. Каринский)、瓦西里耶夫(Н. А. Васильев)和伊万诺夫斯基(В. Н. Ивановский)。^①其中,瓦西里耶夫在逻辑学领域的地位相当于罗巴切夫斯基在数学领域的地位。但是,我们甚至不清楚他的墓地在哪里。

我们出版的是解释和注释性质的著作,包括俄罗斯当代哲学最新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哲学家们自己的著作。如

① 2013 年出版 8 卷,分别是维舍斯拉夫采夫(Б. П. Вышеславцев)卷,洛帕京(Л. М. Лопатин)卷,弗洛连斯基(П. А. Флоренский)卷,别尔嘉耶夫(Н. А. Бердяев)卷,索罗金(П. А. Сорокин)卷,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卷,涉及两个人物,他们是普列汉诺夫(Г. В. Плеханов)和列宁(В. И. Ульянов),《新康德主义在俄罗斯》卷,涉及两个人物,他们是维坚斯基(А. И. Введенский)和拉普申(И. И. Лапшин),《哲学。文学。艺术》卷,涉及 3 个人物,他们是别雷(А. Белый),伊万诺夫(В. Иванов)和斯克里亚宾(А. Скрябин)。普鲁日宁教授和谢德琳娜教授夫妇通过各种途径,已将这 16 卷书转交给了本书译者。译者在此向他们夫妇表达诚挚谢意——译者注。

前所述，俄罗斯哲学家们自己著作的出版问题，原则上说已经解决。几乎他们的全部著作在今天都是可以读到的。我们的任务是尝试理解他们著作的现代意义，这是一种历史的经验。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表明这些哲学家们的著作和哲学思想为什么在今天依然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的确是个严肃的问题。在主持出版过程中，我们发现有这样一些哲学家，人们很愿意引用他们的著作，经常是大段大段地引用，但是，很少有对他们的著作进行严肃的研究，更没有说清楚其现实性。大部分研究局限于历史，比如，有关哲学家们的生平简历等方面的事实基本上都已经弄清楚，成为众所周知的了。然而，他们的创作自身、具体的著作、重要的哲学思想等，都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尤其是没有得到批判性的评价。因此，他们思想的现代性没有获得认可。换言之，他们在现代哲学里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虽有自己的位置，但也只是展示性的，就是说，如果需要的话，就引用他们的著作，尽管有时候引用得很牵强。

总之，对这些哲学家及其著作，人们缺少严肃认真的研究和解释。我所说的哲学思想上的“中断”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的哲学及其历史呈现得不完整。在我们出版的这套丛书里，这种缺陷被克服了。此外，还有一个缺陷和不足，也被我们克服了。我们知道，哲学研究越来越专。比如，研究伊里因的人对别尔嘉耶夫不感兴趣，反之亦然。研究宗教哲学的人认为，我们俄罗斯没有科学哲学，如果有的

话,那也只是对西方科学哲学的翻版,甚至有人认为,全部俄罗斯哲学都与东正教有关。这种专门化的结果是,整个俄罗斯哲学呈现为拼凑式的、片段式的。哲学领域里的思想流派之间的联系很少被关注。此外,有一批哲学家流亡国外,在国外工作,他们按照另外的方式思考俄罗斯。这些所谓的流亡思想家位于苏维埃俄罗斯的背景之外,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这与同时代处在苏联的那些思想家们的立场有很大不同。立场和角度不同,导致思想家们对问题的看法不同。但是,这两类思想家之间存在严重的隔阂。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其中的内在联系,从而完整地呈现俄罗斯哲学。

哲学指向一般的、人类普遍共通的东西,即所谓共相的东西。但是,哲学的基础总是民族传统,其中总是有来自民族传统的东西。俄罗斯哲学是在俄罗斯民族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必须从整体上把握,这样才能认识俄罗斯哲学的民族特色。我们承认有18世纪的法国哲学,有一定时期的英国哲学、苏格兰哲学,更不用说德国古典哲学了。那么,什么是俄罗斯哲学呢?难道俄罗斯哲学仅仅是宗教哲学吗?如果这样理解俄罗斯哲学,那么它将丧失与现代性的接触,因为现代的俄罗斯刚刚经历了苏联时期,那个时代总体上那是个无神论时代。苏联解体后,各类宗教复兴了,但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恢复到十月革命前的状态。宗教哲学仅仅是俄罗斯哲学里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很独特,以自己的方式(一定的角度和立场)创造俄罗斯文化。除了这部分外,在

俄罗斯哲学里,还有科学的哲学等其他流派。俄罗斯哲学是个整体,我们要找到其中的统一性。哲学的民族性就是这种统一性的潜力。只有这样,哲学才能融入现代性,说出现代性的东西,回应现代问题。

我们这套丛书尝试解决一些现实和迫切的问题,但并非所有问题。我们工作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任务很艰巨,困难很多,但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学术界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在 21 世纪初的今天,哲学给我们带来一个启示:历史不是单向的过程,也不是由某个线索直接导致历史终点的过程。实际上,历史是由很多萌芽和分支组成的,但只有其中的一个被实现了。如果我们想要前进,就应该返回来,看看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还有什么潜力没有发挥出来,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潜力现实化,让其适应今天的现实。在俄罗斯哲学里,这样的可能性很多。其实,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哲学里,尤其是在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哲学里,都是如此。针对 20 世纪俄罗斯哲学的发展,有个非常形象的说法是“中断了的飞行(прерванный полёт)”。的确,如前所述,在这一百年里,俄罗斯哲学的“飞行”发生了两次中断,每一次都是巨大的震荡。就一般意义而言,克服思想上的中断,恢复思想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对哲学而言,总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尤其是要积极向前运动和发展的国家而言,这个问题是很现实的。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民族哲学里所包含的巨大思想潜力,进而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